

書名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  
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宋 司馬光 撰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北宋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別集類 16  
編號 D7231700

# 卷十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23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別集類 1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五

奏

論張方平狀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上

右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  
人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棄城移牒鄰  
路自救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  
驚動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隴騷然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平身為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為衆所瞻倚今  
臣竊恐戎狄聞之得以闕將帥之淺深益有輕  
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



章奏

辭放正謝劄子 元祐元年

臣伏聞降聖旨，在閣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訖。內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遷一官，卧家受之，並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暗，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候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粗能自安，取進止。

審內批指揮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十八日 批依二十八日指揮

臣昨日具劄子奏為聖旨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以自古以來未有此禮必不敢當當夜准御批依近降指揮臣勘會本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免舞蹈十七日又准內降所有臣將來合赴景靈宮恭謝逐殿宜止令兩拜二十八日又准入內供奉官劉永年傳宣放臣正謝及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臣未審御批依近降指揮是依十四日指揮十七日指揮依二十八日指揮須至再有奏稟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三劄子

元祐元年二月上

今月五日准尚書省劄子臣前事奏乞候所患稍痊安日依正月十四日所奏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

神御前恭謝今月二日三省同奏聖旨依正月二十八日指揮臣聞君待臣以惠臣奉君以恭故能上下相親道用交泰陛下念臣衰老抱病筋力尪羸特指朝儀以從私便陛下之大惠也臣若不知禮有覲面目坐受優恩曾無辭避是君有惠而臣不恭上行施而下無報臣雖頑昧心豈敢安伏聖聖慈依臣前奏正月十四日十七日指揮庶使微軀有地自處取進止

論西夏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上

臣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王趙東常為臣下所囚興兵致討奮揚天威振動沙漠虜攜其種落氣伏河外諸將收其邊地建米脂義合浮圖改虜豈存安疆等寨此蓋吐籍口

用爲己功皆爲其身謀非爲國計臣竊聞此數寨皆孤僻  
單外難於應接田非肥良不可以耕懇地非險要不足以  
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有久戍遠輸之累  
無拓土闢境之實此衆人所共知也王師旣收靈州不克  
狼狽而歸卒疲食盡失亡頗多西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  
此始有輕慢之心是以明年邊臣築永樂城虜潛師掩襲  
覆軍殺將塗炭一城久之又舉一國之衆攻圍蘭州期於  
必取將士堅守僅而得全虜自是銳氣小挫不敢輕犯邊  
矣臣聞此數寨之地中國得之雖無所利虜中失之爲害  
頗多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中國一朝討襲無以  
支梧不敢安居是以必欲得之不肯棄捨一年前虜嘗專

遣使者詣關深自辯訴請臣服如故其志無他止爲欲求

其舊境而已朝廷旣許其臣服虜來請舊境朝廷乃降指

揮其請前則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拔幽厚

非有意侵取疆場土地而已其後乃云止將已得些小邊

土聊示削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朝旨首尾已

自相違又與師本爲振拔東常拒命者國人之罪豈可更

削東常之地於理差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志戎雖

微恐未易以文辭欺也於是虜旣失望憤怒怨懟移文保

安軍辭理不遜云今來賀正旦人使靴議發遣自是正旦

生辰乃至陛下繼明皆不遣使入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

歲四遣使者詣關慰祭奠告其母喪并進遺物理雖不備

稍示屈服臣竊料虜意不出於三一者猶冀朝廷萬一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陽為恭順使中區休息陰伺間隙入為邊患三者又自絕於上國其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物且因為商販耳昔衛貳於晉晉取戚田及衛人既服卻欽曰昔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遂歸戚田于衛今西人所為如此朝廷既不能拒絕勿受其使又不能縶與之更始彼來則迎送館穀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所問日復一日將踰二年臣竊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弱心實內附故來則不拒去則度外不以為虞殊不知數年前工師大戩深入將士所過烈於猛火割

其疆場屢請而不還彼怨毒欲讐報之心窺窬欲乘釁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譬如虎狼在屋側垂頭熟寢人豈可見其不動狎而侮之循其頭躡其尾邪臣每思之終夕寒心以臣愚慮於今為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者昔趙佗自稱南越武帝倔強嶺南漢文帝即位赦其大罪遣單使往諭之佗稽首請服累世為臣李繼遷做擾西陲十有餘年關中困敝真宗皇帝即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趙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由是邊境安寧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無所依據也今秉常之罪不大於繼

遷也米脂等寨不多於靈夏也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年不來賀正且生辰及登寶位等不備之禮嘉其吊慰祭奠告國喪進遺物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以後貢獻賜予悉如舊規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保安疆等寨令延慶三州悉加毀撤除省地方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爲後圖猶似有名禦夷狄者不壹而足俟其再請或留或與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略司遽稱熙河蘭會虜常疑中國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爲熙河岷蘭經略司如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外

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豈得不鼓舞忭蹈世世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億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棄之此中國之恥也昔漢元帝棄珠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遂棄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幬父母之慈愛盛德之事何恥之有國家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凶悖之心悉舉大羊之衆殺間伺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如鄉日繼遷元昊之叛逆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米脂等十寨能有益乎不唯待其攻圍自取固可深恥借是虜有一言不遜而還

之傷威毀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與之之為美也此國  
大事伏望陛下留神熟慮更與執政詳議以聖意斷而行  
之不可後時失此機會悔將無及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  
居氐羗舊壤地所產者不過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不盡  
其勢必推其餘與他國貿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  
中國者羊馬氈毯之所輸而茶絲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民  
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矣寶元慶曆之間元昊負恩僭亂  
屢犯邊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中國未嘗蹈其境破  
其軍擒其將屠其城有害於社稷也而首尾六年元昊遣  
使因緣邊吏早辭納款頽頽稱臣雖其惡積罪盈欲懷音  
畫面原其私心未必不貪中國之財思私市之利故也舊

制官給密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傳聞近歲法禁疎  
官吏弛慢邊與西人私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頻  
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邊鄙小民竊相交易雖不獲歲賜  
物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數年之間似恭似慢示不  
及汲於事中國由資用饒足與事中國時無以異故也陛  
下誠能却其使者責以累年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皆不來  
賀何獨遣此使者拒而勿納明勅邊吏嚴禁私市俟其  
年歲之間公私困弊使自謀而來禮必益恭辭必益遜然  
後朝廷責而赦許通私市待之如初然邊民與西人交易  
為日積久習玩為常一旦禁之其事甚難何則若以常法  
治之則有司泥文動循繩墨追問證左逮捕傳送之人停

匿之家奏裁待報動涉半年如此則徒使邊民麗刑者衆  
獄犴盈溢而私市終不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  
峭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其上陵夷故也今必欲嚴禁  
邊民與西人私市洎權時劫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本地分  
吏卒應巡邏者不覺透漏官員衝替兵士降配仍許人告  
捉獲者賞錢若干當日內以官錢支給更不以犯事人家  
財充如此則緣邊六路各得一兩人則庶幾可以聳動人  
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存政舉此事全在邊帥  
得人昔龐籍為河東經略使下令禁邊民與西人私市有  
孰乃犯禁籍斬於犯處妻孥皆送發淮南編管一境凜然  
無敢犯者使後施昌言為環慶路經略使亦禁私市西人  
發兵壓境昌言遣使問其所以來之故西人言無他事只  
為交易不通使者懼其兵威輒私許之法遂壞若邊帥未  
能盡得其人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  
無失也取進止

乞未禁私市先赦西人劄子

元祐元年三月

臣於今日三日上言以西人未服中國不得無憂而邊備  
不敢少弛不自揆其狂妄獻二策上策欲因天子繼統曠  
然赦之歸其侵地與之更始下策欲嚴禁私市俟其屈服  
然後赦之然禁私市甚難立法極嚴又邊帥得人然後能  
行不若前策之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今竊聞執政用臣  
下策止令禁私市又立法不嚴邊帥未盡得人若邊吏拘



文獲一漏百私市滂滂如故或此路禁絕而彼路不行如隄防一存一亡將何所益如此適足以激怒西人使益發悖心安肯屈服萬一微犯邊境或表牒中形不遜語至時朝廷轉難處置悔之無及不若用臣上策早相彌縫縱未欲還其侵地且下詔書責而赦之使彼此安心時難得而易失不可忽也況本欲因天子繼統蕩滌其罪今日行之已為太晚若更遷延則赦之無名茲事繫國安危若俟執政論議僉同恐失機會誤國大事伏望聖意獨斷行之勿復有疑天下幸甚若有執政立異議乞令其人自文字若依從其議作日因此致引惹邊事當專執其咎取進止

乞不改更罷役錢敕劄子 元豐元年上

臣近以抱病家居恐溘先朝露無以少報盛德是以力疾貪陳所見竊以即日為小民病者無若免役錢欲乞悉行廢罷復祖宗差役舊法識慮愚短誠不意朝廷盡從其說非陛下明斷不能如是此乃天下之幸非獨微臣之幸也然臣聞令出惟行弗惟反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又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為功惟恐役錢之罷若見朝廷於今日所下勅微有變動必須相告曰朝廷之勅果尚未定宜且觀望必競言役錢不可罷朝廷萬一聽之則良法復壞矣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俟諸路轉運

司奏到徐為改更亦未為晚當此之際則願朝廷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取進止

乞罷提舉官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司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累任知州有聲迹錢穀者乃得為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司官吏薦賢發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內景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

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官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或通判知縣監當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為監司者能順已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眾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以行號令舉措率易故慮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

來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亦國家  
非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剩不得  
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州縣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  
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剩錢但取文具而  
已如此則朝廷號令廢格不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被  
民徒存空文何以爲政臣聞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固其  
源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  
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  
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共差文臣  
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  
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經親民

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爲監司聰明則知  
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  
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  
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  
之妄有耗散即乞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  
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謹伺穀價賤糶貴糶及準備災傷  
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乞那常平  
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牌支撥若以監  
司數少路分闊遠處巡歷及管勾不辦即乞只依舊法每  
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縣自非要切大事朝廷不令監  
司親往勾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

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遣人勾當  
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  
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  
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  
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代  
之者先令權勢攝仍奏乞替換許一而相度賊盜疆弱立  
賞錢數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保明乞轉官及升差  
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詰難住滯臨時詳  
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盜自然無不敗獲不須令親出入監  
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司巡歷管勾職事簡要易為  
辦集取進止

論錢穀宜歸一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  
宗之制天下錢穀自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  
司一文一勾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  
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詳度利害辯通法度分畫移用  
取彼有餘濟此不足指揮百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  
廷常御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等官如陳恕楊特李  
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  
居其任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疲乏邦家乂安自  
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肆司及寺三監各有  
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應支用錢

物五曹得以自專有司得符即時應副而戶部不能制申  
 發帳籍又不盡歸戶部戶部既不得天下財賦無由盡知  
 錢穀出納之數既不盡知何由量入為出又五曹及內外  
 百官各具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  
 盡公共一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而左曹  
 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  
 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貨而分張如此無專主  
 之者誰為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  
 使一人專主管支用若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者各  
 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  
 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恐有時而竭況民力山澤所出有

限割乎此臣所以日夜為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  
 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其左曹  
 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  
 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帖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  
 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  
 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  
 錢穀財用事有散在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或謂  
 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開曹  
 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  
 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取進止

乞申勅州縣依前勅差役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見御批指揮以臣近建明差役法慮其間未得盡備  
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聞奏臣竊以免役  
錢之病民自邇日臣僚民庶上封事及日近劉摯等奏陳  
言之甚詳非獨出臣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從臣言悉罷  
免役錢依舊差役詔下之日中外歡呼往來之人聞道路  
農民迭相慶賀云今後這回快活也然則此令之下深合  
人心明白灼然無可疑者其間條目未備不能委曲盡善  
固須有之臣所以乞下諸路州縣官吏令看詳若有妨礙  
施行未得即具利害擘畫一次上聞誠以畎畝幽隱南北  
異宜自非在彼親民小官無以知其詳悉故令各具所見  
指陳利害所以盡下情求民瘼非謂勅書一下禁人不得

復議也俟其奏到徐議添改何後之有要在早罷役錢復

差役爲大利而已如太上名衙大厦棟宇已立戶牖未備可

以徐圖今陛下令韓維等再行詳定考究利害完補漏略  
成就良法固無所妨但勅下已踰半月州縣差役約以  
半方行遣紛紜臣愚竊恐聞此指揮謂朝廷前之勅改更  
未定或歛錢或差役尚未可知官吏惶惑不知所從衆庶  
失望怨嗟益甚必有本因新法得進之臣乘此間隙爭言  
免役錢不可罷因聚歛獲功之稱科條未改督責免役錢  
愈急是民出湯火濯清泉復入湯火也伏望朝廷特賜申  
勅州縣言今來止爲其間條目未備令維等詳定所有差  
役仰州縣依前勅一面施行候詳定到事節續降下次免

致於差役中半紛紜之際令出反汗人情大搖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隨乞宮觀表辭位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以病羸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將自治已及月餘旬日以來疾大勢雖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生瘡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堂室況於拜起固所未易臣自料度筋力完復可以朝趨近則數月遠則半年或過此期未能前定豈有執政之臣身據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宴安偃仰養病於家何待人言獨不內愧臣是用夙宵惶愧無地自處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聰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忽有此奏故別具劄

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取進止

為病未仕入謝劄子 元祐元年二月二日上

臣今日二日准閣門承受范禹臣告報已降白麻除臣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今當日入謝者臣先為久病在假不能朝參乞一宮觀差遣未奉俞旨今忽聞制命超升左輔俾之師長百僚豈臣空疎所能堪邪臣方別具悃款辭免未敢祇受況臣即今以久病力衰足瘡未愈步履甚難拜起不得未任朝見乞候臣筋力稍完入覲宸宸面陳至誠取進止

辭左僕射第一劄子 元祐元年二月二日上

臣今日二日伏聞已降白麻除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者

臣資性愚鈍學術膚淺誤蒙甄采預聞政事常懼不稱陷  
于罪矣加以近嬰疾疹久不朝參方乞宮觀以便頤養豈  
意天恩出於意表即長中其直升元宰躡等踰分近世罕  
倫愧報驚懼汗流霑踵況今中外舊臣或輔佐累朝或踐  
揚兩府高才碩德顯著甚多若以代臣皆出臣右又即今  
執政臣位在四若以次而舉亦未至臣伏聖聖明歷選其  
人俾居斯任如臣無狀何敢克當所有新命臣不敢祇受  
取進止

辭左僕射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閏二月上

臣今日六日伏蒙聖慈差東上閣門副使王舜封賜臣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告身者臣近聞恩命自知非分不敢應

已累有文字辭免恭俟命旨今蒙降到告身臣  
敢祇受欲乞且留在閣門取進止

辭左僕射第三劄子

元祐元年閏二月上

臣於二十三日相繼有劄子辭免新除尚書左  
僕射未奉命旨六日又蒙聖恩差東上閣門副使

王舜封

本家賜臣告身臣亦未敢祇受乞且留在

閣門

勾當御藥院馮宗道傳宜并降到御批早令

祇受臣上戴天恩下顧無狀進退惟谷無地自處臣  
聞高宗命傅說為相戒之曰若非酒醴爾惟趨蘖若  
作和羹爾惟鹽梅夫釀酒者多趨則太苦多蘖則太



甘調羹者多鹽則太鹹多梅則太酸和調適宜家為  
難事故以諭良相酌寬猛之政處大小之事必平和  
允愜曲盡其宜然後為善臣才性長短敢不自知賦分  
於天撲鈍戇直至於守事君之忠懷愛民之志不為  
欺罔不涉佞邪如此數條臣敢自保然燭理不明見  
事不敏度量褊隘關防淺露若位以元宰委之機務分  
畫措置必有差遺至時雖自納於刑亦無所益臣非敢  
愛身實恐誤國況臣之少壯猶不如人今年齒衰老  
目視近昏事多健忘目前所為轉首不記舉措語言  
動多差失自近病來耳煩重聽此皆事實眾所共見

非臣以虛辭文飾如此豈可首居相位毘贊萬幾方今老  
成碩德已試有效及抱道藏器蘊積未施中外之臣不為  
無人伏望聖慈博訪選以代臣必能稱職所有告身臣未  
祇受緣臣即日步趨拜起皆所未能朝覲之期無由預定  
告身留臣本家於理非是伏乞依臣前奏早賜宣取且留  
在閣門候臣所患痊平堪步趨拜起天顏面陳至誠至時  
若不允許祇受未晚取進止

乞黃庭堅同校資治通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勅編修資治通鑑共成二百餘卷於去年九月內  
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及臣男康用副本重行校  
定聞奏近又奉聖旨令據已校到定本逐旋送國子監鑲

板竊緣上件文字卷帙稍多其范祖禹近差克修神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在彼自有職事慮恐日近校定不辦有妨鏤板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黃庭堅好學有文即日在本省別無職事欲望聖慈特差令與范祖禹及臣男康同校定上件資治通鑑所貴早得了當取進止

乞令校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為法不善者可以為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實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實訓述祖宗之聖謀誠

為後學之要然國家未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為

亦不可不知也顧以年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為圖年為一行六十行為一重五重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為二

十卷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史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劄等物伏聖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別未有書可讀故乞且取臣此書解釋則前王執轍皆可槩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輔聖性之聰明取進止

論賑濟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殖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原比於餘民尤宜存恤凡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他境國家若於未流後前早行賑濟使糧

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

流移之後方散米煮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

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朝

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

委是闕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指

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

所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更令提

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

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

平倉米穀直行賑貸仍據鄉村五等人戶逐戶計口出給

曆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

十日或半月一次齎曆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則先從下戶出給曆頭有餘則并及上戶其不願請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即據簿曆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別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便要其在民不之食不至移流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戶雖係災傷並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戶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霑聖澤取進止

乞撫納西人劄子

元祐元年三月上

臣先於一月中曾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悉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還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如故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既而執政所見各有異同沮難遷延遂屏棄不行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關服定使副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於此際又不下詔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憤肆其叛心或有一騎犯邊或於表牒中有一語不遜當此之時雖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恥如之臣之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樞密院將臣三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并今來所上文字以處進呈臣愚欲為國家消患於未萌誠惜此機會夙夜遑遑廢寢忘食陛下若俟詢謀僉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見臣

必又屏棄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伏望  
陛下察臣所言甚易行而無後害可使華夷兩安為利甚  
大斷自聖旨勿復有疑取進止

乞罷將官劄子

元祐元年  
三月

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  
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置  
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  
廷也秦滅六國以為兵不復用雖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  
隨名城銷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不能制國隨以亡晉  
武帝平吳悉罷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可廢及  
永嘉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皆總

管鍊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  
不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熙寧  
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數千為一將別置將官以領  
之訓練差使抽那一出其手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  
縣皆不得關預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白直及諸  
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  
有不相統攝始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  
乏人雖於條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  
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  
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奸宄哉臣目觀前宰相西京留守

韓絳謁高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  
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刺員七八人而已況僻小州縣其守  
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臣當時乞罷罷將官其逐州縣  
禁軍並委官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  
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勅以前之數臣自上  
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歲諸處多關雨  
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禁軍盡屬將  
官將官多與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  
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為朝廷  
肝食之憂邪王者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豈可自恃太  
平之久謂此等無事邪又自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

分番徃緣邊及諸路屯駐駐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  
識戰鬪習山川自置將官以來苟有所征討全起發與將  
官偕行外其餘常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泊飽食安坐養  
成驕惰之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  
將準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  
監押員數亦如舊設官重複虛費廩祿凡將官之設有害  
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  
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  
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其諸州軍兵馬  
全少不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  
發不能式遏或棄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歛民財賂賊

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居騶從且不能備一日冠至責以死節不亦難哉取進止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准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執政大臣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二人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才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進學問優博文辭宏贍行義無闕父淹下傳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而自晦原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其人並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五月三日尚書省劄子光祈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

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伏觀中書省錄黃今月二日奉聖旨以臣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者臣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臣臟腑畢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論擬況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

職況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蒙就家賜以告身亦未敢祇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志懇豈可遽治尚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復有力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貴與微軀差得自安所有今月二日指揮乞賜寢罷取進止

內降付中書省許肩輿至內東門扶掖入對小殿

辭入對小殿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尋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觀中書省錄黃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

仍令階門告示許有輿至內東門外駟扶掖至小殿引對

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

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

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顧臣何人敢與爲比況親屈乘

輿特御小殿以臣勸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惜而天威咫尺恐隕越隨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只候垂簾日於延

和殿引見拜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不得不

承順聖恩臣卽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

乞如今聖旨許權乘轎子出入及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

轎子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

今來如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權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

及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六  
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恩已踰於天地非臣隕身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取進止

三省同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六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七

章奏

辭男康章服劄子

元祐九年上

臣久在病假今月十二日於延和殿入見并辭免新命以兩足無力拜起不得聖恩特許令臣男康入殿扶掖臣既不得請臣男復賜章服父子忝竊誠不自安所有臣男恩命乞賜寢罷取進止

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近奉聖旨許臣乘轎子三日一次至都堂聚議伏緣三省樞密院各有職事難以臣故必令三日一聚議檢會去歲曾有指揮遇假日有公事許於東西府聚議其東西府